

钓鱼

海上无事，唯读书消遣，近日翻李商隐集子。想起前几天在羚羊门后的礁盘里游水，水清清爽爽，大海遥远了，只有这一片浅礁。仰面躺着，随海水漂荡，肉身漂荡，思绪漂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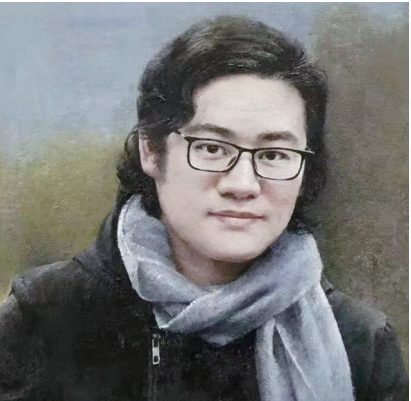
古人说南海有鲛人，倘或有，他们应该就生活在羚羊礁那样一片海域上吧。

传说鲛人像鱼一样，善于纺织，可以制出入水不湿的龙绡，且滴泪成珠。诗人才说“沧海月明珠有泪”。《异物志》说，人鱼似人形，长尺余，不堪食，项上有小孔，气从中出，还说秦始皇坟冢墓室以人鱼膏为烛。《太平广记》的记载有些津津乐道，语近猥褻。说海人鱼大者，长五六尺，有眉目、口鼻、手爪、头，皆为曼妙女子。皮肉白如玉，无鳞，有细毛，五色轻软，长一两寸，头发如马尾，长五六尺，阴形仿佛世间女子。临海有鲛夫取来养在池沼，交合之际，与人无异，也不伤人。

海上无事。他们喜欢钓鱼，我不喜欢。钓胜于鱼对有闲阶层固然佳妙，然对渔民，却是鱼胜于钓。有垂钓高手，不用钓竿，只一根鱼钩，漂子也无，钓线甩在水里，线头一动，提起来就是条鱼，或大或小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纸上生活二十年，文章虽是辛苦事，得来却也不费工夫。写作当然呕心沥血，好文章不必瞎破铁鞋，此中微妙，不足与人道也。恒温领兵北征，令袁虎拟公文，人靠着战马，顷刻得了七纸文字，殊可观。人各有命。袁虎钓鱼未必能如此快捷。

十四五岁时钓过塘鱼。断竹做竿，铁针折成弯钩，穿蚯蚓为饵，线上系浮子，鱼来吞食，浮子自动，往上一提，钩钓鱼腮鱼嘴。少年人手轻，上钩的总是小青鱼，寸长而已，让人扫兴。有一次，鱼钩低沉，一尾大鲤鱼翻滚扑腾着水花，我欢喜得心快跳出来了，不料它几次翻腾，脱了铁钩，飞快地游走了，惹得好一阵怅然。

出水就烹制的鱼，味美无比，所谓起水鲜。船上烹制不得法，鲜味打了折扣。哪怕石斑鱼也沦入寻常。过去吃的石斑是青斑，清蒸最好。在船上再吃到红斑，鱼肉白嫩，清炖成汤，却不得鲜味。厨下技法亦如笔墨，其中微妙，大有天地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二爷年轻时很有力气。二爷的力气来自两个方面：一是他本身的块头大，体质好；二是他从十五岁起就在徐老板家打长工，每天的工作就是锯木板，一干就是十年，一双手练就得以力拔千斤。日本人进攻家乡那一年，二爷已二十五岁，正是年轻力壮、拳头立马的时候。由于战乱，徐老板的家道已显败落，锯板厂被迫关闭。二爷由于没有一升田地，失业了。失业后的二爷有的是力气，可有力无处使。一天，与他一块在锯板厂打工的长工样发约他去大冶金牛镇当挑夫，问他干不干。二爷正在家闲得慌，已饿了一天肚子，听到这消息后连忙说：“干！”二人便到镇上做了挑夫。

二爷每天拿着扁担立在街头，腰上束着毛巾，脚上穿着草鞋，一副十足的挑夫行头。二爷力大，又好说话，给人做事，只要管饭就中。请二爷做事最划算。所以二爷生意很好。那时，金牛镇已被日本人侵占，街面上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中国人说话都不敢大声，空气显得肃杀紧张。

这天，站在街头的二爷被一个蓄了一撮小胡子的日本兵喊去，对他一阵呲里哇啦乱喊，二爷不知何事，急得直摇头。日本兵边喊边比画，二爷终于看出了一

矢志不渝的记者梦

王文咏

梦想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重要情感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，因为对新闻的热爱让我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特别的向往。小时候，每当看到电视上胸前挂着记者证、手拿着话筒采访别人或做现场报道的叔叔阿姨们，我就特别敬佩和羡慕他们。我相信，作为一名新闻记者，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记录和传播真相，让更多人了解世界的真实面貌。

高中时期，学校选拔一名学生参加全市中学生运动会的现场新闻报道，这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，要求也比较严格，经过层层筛选，我脱颖而出，担负起报道的重任。运动员挥舞着充满力量的双臂，拼尽全力，奔跑在绿茵赛场，为学校争得荣誉，我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感动，我拍摄和采写的新闻稿上了报纸和电视，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了新闻这个行业，记者梦正在不断地敲打我的内心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如愿考入了一所著名的



◇人间小景

竹帘

杨 枋

二伏头一天，回老家探望母亲。一进门里，就感觉哪里不对劲。门外看看，屋里瞧瞧，照常的万物井然、窗明几净，似乎没什么不妥。

见我左顾右盼，母亲嗔怪我这毛丫头，一进门就像被蝎子蜇了，坐卧不宁是为哪般。我追问，咱家是不是少了样东西？母亲一愣，皱下眉头说，没有吧，她还没老糊涂到丢了东西不知道的地步。

也是，母亲为人勤谨，不喜贪占，但脑子里“看住自己门”那根弦，从来都绷得很紧。

三年前，听说我新买的电动车大年初二在自家门洞里丢了，她便一再嘱咐我：“年年防旱，夜夜防贼，记住咯！”以至于现在通电话，未了还不忘叮嘱一句：“电动车搬屋里没？”

母亲去年住院，医生随口说了句“中一次风，脑细胞就会死亡一部分”。母亲听见了，说她以后不吃盐了，省得血压高，省得中风，省得脑细胞死完了变成憨子看不住门，一点儿用也没有。

◇人间小景

二爷年轻时很有力气。二爷的力气来自两个方面：一是他本身的块头大，体质好；二是他从十五岁起就在徐老板家打长工，每天的工作就是锯木板，一干就是十年，一双手练就得以力拔千斤。日本人进攻家乡那一年，二爷已二十五岁，正是年轻力壮、拳头立马的时候。由于战乱，徐老板的家道已显败落，锯板厂被迫关闭。二爷由于没有一升田地，失业了。失业后的二爷有的是力气，可有力无处使。一天，与他一块在锯板厂打工的长工样发约他去大冶金牛镇当挑夫，问他干不干。二爷正在家闲得慌，已饿了一天肚子，听到这消息后连忙说：“干！”二人便到镇上做了挑夫。

二爷每天拿着扁担立在街头，腰上束着毛巾，脚上穿着草鞋，一副十足的挑夫行头。二爷力大，又好说话，给人做事，只要管饭就中。请二爷做事最划算。所以二爷生意很好。那时，金牛镇已被日本人侵占，街面上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中国人说话都不敢大声，空气显得肃杀紧张。

这天，站在街头的二爷被一个蓄了一撮小胡子的日本兵喊去，对他一阵呲里哇啦乱喊，二爷不知何事，急得直摇头。日本兵边喊边比画，二爷终于看出了一

新闻院校。五年时间里，我努力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，积极参加各种实践，努力锻炼自己的采访能力和写作能力。

然而，我很快发现，作为记者，要面对的压力和挑战远远不止于此。新闻行业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，还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、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。此外，还需要时刻关注社会热点，关注公众利益，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社会的不公，传播真相和正义，将社会问题传播给大众。

我在大学里专业学习新闻，完成了一篇关于校园暴力现象的报道。但是这个话题比较敏感，通过深入调查，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后将它公之于众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，这篇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记者的责任和使命。

毕业后，我进入了一家著名的新闻机构。新闻行业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

域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。在这里，我结识了一群优秀的同事，他们教会了我如何深入挖掘故事，如何用简洁的语言表达观点，如何把握新闻的节奏和情感。我学到了很多，收获了很多，也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信念。

作为新闻工作者，不免涉及舆论监督报道。新闻工作者要做“人民的记者”，为老百姓服务，为真理和正义鼓与呼。然而，在成为一名记者的过程中，我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。有时候，我会因为一篇报道而被一些人视为敌人，甚至可能会受到他们的威胁。但是，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念，不断追求真相和正义，就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。

“真实是新闻的生命”，我始终坚持写一些反映真实情况、对社会有价值的稿件。我曾参与一篇关于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报道。我深入到了贫困地区，了解了当地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师资力量不足，为稿件的深度报道奠定了基础。这篇文章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，贫困地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

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作为一名记者，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。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，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社会的真善美、假恶丑，传播真相和正义。



◇人间小景

头线脑儿和几块碎布头，肩头扛着青竹帘，胳膊弯挎着大竹篮，像个凯旋的将军。我呢，跟在她身后，舔着嘴角粽子的余香，像个心有不甘的俘虏。

农家生活，离不开泥土、草木。我们村紧挨涧河，被草木包裹着，旱厕、水沟加上积存的雨水，使得夏天的苍蝇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，比老鼠还要令人作呕。老鼠的坏，还有黑夜作为掩护；而苍蝇的坏，在于光天化日，在于众目睽睽，在于无所顾忌——老祖宗发明了竹帘，真是功德无量啊。

在母亲心里，竹帘是守护清洁的屏障；在我看来，竹帘还是穷家陋室的“面子”，就像荒地长出青绿的庄稼，就像赤肚子女娃穿上了新肚兜。

冬天到了，母亲会把竹帘刷洗干净，晒干后重新挂上，她说这样干净，脏东西刮不到屋里。无论我哥、我侄子放摩托车有多不方便，都从来没人说要摘掉竹帘。

如今，几十年的生活习惯，被个三岁娃娃打破了，母亲非但没有生气，还直说帘子撒了好，家里变得更亮堂了。

说话间，我的小侄孙骑着扭扭车，畅通无阻、呼啦啦啦从大门外冲到了我俩跟前。他仰起小脸，龇着小白牙问：“奶奶，姑姑，看我能不能？”

我还没顾上答话，母亲满脸的皱纹就已经笑成了一朵花：“能，俺娃儿真能！”

时值六月，天气炎热，龙潭桥下却洪水滔滔。二爷小心翼翼地踏上了龙潭桥。日本兵在后面跟着。到了桥中央，二爷放下盐担，解开腰中的毛巾，浸了河水，擦着脸上的汗。日本兵也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二爷把毛巾递过去。“太君，你的凉快凉快！”日本兵接过毛巾。他不知是见二爷样子老实巴交放松了警惕还是确实酷热难当，接过毛巾后的日本兵也浸了河水擦起了汗。日本兵不知这是二爷用的计策。“太君，你的舒服的干活！”二爷笑着对日本兵说。“我的凉快，你的大大的良民。”日本兵也大笑起来。

可是，二爷的笑立刻在脸上凝住，脸色变得十分严峻。日本兵突然感到了什么，本能地操起背上的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。二爷挥起一记猛拳，打得日本兵眼冒金花，又飞起一脚，踢飞了日本兵手中的枪。随后，二爷猛扑上去，二人滚进了滔滔河水。在龙潭河边长大的二爷是有名的水泥鳅。他抓着日本兵就像是张顺斗李逵，那日本兵如何敌得过力大无比又水性了得的二爷？

二爷和日本兵在水中时隐时现，时沉时浮。不一会儿，日本兵便一命归天！二爷在河滩挖了一个坑，草草埋葬了日本兵。

后来，二爷挑着这担食盐，拿了这杆枪，投奔了驻扎在附近的李先念新四军部队……

生日谣

刘 平

今天是郝婆的七十岁生日。郝婆心里高兴，这天，都要回来。平常，郝婆感觉离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很远，今天感觉离他们很近。郝婆不图他们给自己多少钱，给自己买啥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在一起吃一顿饭她就满足了。

早晨，郝婆六点过就醒了。她听见老四两口子已经在灶房忙碌了。老四一直是郝婆的一块心病，左腿有残疾，三十五了还没有娶上媳妇。郝婆四处托人说媒，去年春天，终于成家了。女人是下方人，长相一般，但勤快。郝婆觉得女人嫁给老四不亏，老四本分勤快，三年前贷款八万办了个小养兔场，去年下半年就把贷款还清了。跟老四过日子，女人不亏。

躺在床上养了一会儿神，郝婆就起床了。老四说：“妈！咋不多睡一阵？”郝婆说：“睡不着了。”老四在煮公鸡，老四媳妇在拆菜。老四媳妇洗了手，拿出新衣服给郝婆换上。郝婆说：“现在穿啥新衣服？穿上就啥事都做不了。”老四媳妇说：“妈！有我们，您做啥？您今天啥事也不沾，坐椅子上歇着就是了。”老四媳妇又给郝婆泡了一杯茶。早晨起床喝一杯茉莉花茶，郝婆习惯了。

桌子下的大塑料盆里装着三只拔毛开膛的鸡。昨天郝婆就给老四两口子交代，杀三只鸡，给老大、老二、老三他们带走，一家一只。老四两口子养了三十多只鸡，昨晚，他们挑来挑去挑了三只最大最肥的，今早五点过起床就杀了。

早饭郝婆吃了两个糖水荷包蛋、两个黄糕。老四两口子胡乱吃了一些，又接着忙。今天要弄好中午一顿饭不容易，荤菜素菜、炖的凉拌的炒的烧的编的炸的，还有桌椅要抹干净，碗筷茶杯要洗干净。哥嫂们侄子侄女们难得回来一次，不能让人家坐脏兮兮的椅子，用不干不净的茶杯。他们在城里生活，讲究。

上午十一点过一点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他们几家子都开车回来了。像约好的一样。老四两口子赶紧出来招呼泡茶，“大哥！喝茶。”“大姐！喝茶。”“二哥！喝茶。”“二嫂！喝茶。”……郝婆对老四两口子说：“你们忙你们的，他们晓得自己泡。”老三两口子说：“老四！你们别管，我们自己泡。”老四憨笑着说：“哥哥嫂嫂一路辛苦，该我们做。”说着，一杯热茶就递过去：“三哥！喝茶。”“三嫂！喝茶。”老四媳妇脸上，也笑得憨憨的。

老大、老二、老三他们都没有给郝婆封红包，都买的東西。或穿的戴的、或营养品。他们私底下建了一个兄弟群，连郝婆都不知道。老四两口子没在群里。他们在群里商量过，给老母亲过生日是给钱还是买东西。商量了一阵，都觉得买东西好，老母亲穿了、吃了。如果给钱，恐怕老母亲转手就给老四两口子了。“给妈过生日，他们得钱！”老大这样说。老二老三附和：“就是！买东西好。”于是就都拎着东西回来了。

午饭很丰盛，一张大桌子上叠碗碗、盘子擦盘子。招呼大家入座，像凯旋的将军。我呢，跟在她身后，舔着嘴角粽子的余香，像个心有不甘的俘虏。

农家生活，离不开泥土、草木。我们村紧挨涧河，被草木包裹着，旱厕、水沟加上积存的雨水，使得夏天的苍蝇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，比老鼠还要令人作呕。老鼠的坏，还有黑夜作为掩护；而苍蝇的坏，在于光天化日，在于众目睽睽，在于无所顾忌——老祖宗发明了竹帘，真是功德无量啊。

在母亲心里，竹帘是守护清洁的屏障；在我看来，竹帘还是穷家陋室的“面子”，就像荒地长出青绿的庄稼，就像赤肚子女娃穿上了新肚兜。

冬天到了，母亲会把竹帘刷洗干净，晒干后重新挂上，她说这样干净，脏东西刮不到屋里。无论我哥、我侄子放摩托车有多不方便，都从来没人说要摘掉竹帘。

如今，几十年的生活习惯，被个三岁娃娃打破了，母亲非但没有生气，还直说帘子撒了好，家里变得更亮堂了。

说话间，我的小侄孙骑着扭扭车，畅通无阻、呼啦啦啦从大门外冲到了我俩跟前。他仰起小脸，龇着小白牙问：“奶奶，姑姑，看我能不能？”

我还没顾上答话，母亲满脸的皱纹就已经笑成了一朵花：“能，俺娃儿真能！”

时值六月，天气炎热，龙潭桥下却洪水滔滔。二爷小心翼翼地踏上了龙潭桥。日本兵在后面跟着。到了桥中央，二爷放下盐担，解开腰中的毛巾，浸了河水，擦着脸上的汗。日本兵也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二爷把毛巾递过去。“太君，你的凉快凉快！”日本兵接过毛巾。他不知是见二爷样子老实巴交放松了警惕还是确实酷热难当，接过毛巾后的日本兵也浸了河水擦起了汗。日本兵不知这是二爷用的计策。“太君，你的舒服的干活！”二爷笑着对日本兵说。“我的凉快，你的大大的良民。”日本兵也大笑起来。

可是，二爷的笑立刻在脸上凝住，脸色变得十分严峻。日本兵突然感到了什么，本能地操起背上的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。二爷挥起一记猛拳，打得日本兵眼冒金花，又飞起一脚，踢飞了日本兵手中的枪。随后，二爷猛扑上去，二人滚进了滔滔河水。在龙潭河边长大的二爷是有名的水泥鳅。他抓着日本兵就像是张顺斗李逵，那日本兵如何敌得过力大无比又水性了得的二爷？

二爷和日本兵在水中时隐时现，时沉时浮。不一会儿，日本兵便一命归天！二爷在河滩挖了一个坑，草草埋葬了日本兵。

后来，二爷挑着这担食盐，拿了这杆枪，投奔了驻扎在附近的李先念新四军部队……

